

荀子集解

掃葉山房石印

荀子集解

PDG

荀子卷第七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倞 注

王霸篇第十一

臣 王先謙集解

國者天下之制利用也。

天下用之利者無過於國制行字耳。

人主者天下之利執也。

執之最得道以持之則利者也。

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

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

大累也。

○先謙案兩也字。羣書治要並作矣。有之。

如無之。

有國不及其暴也。

索為匹夫不可得也。

○其暴也上元刻有有也二字。宋本無。

齊湣

宋獻是也。

○春秋云宋康王此云獻國滅之後其臣子各私為諛故與此不同。

故人主天

下之利執也。

然而不能自安也。安之者必將道也。○行也言安天下必行道也。楊注增文以。

釋之義。

故用國者義立而王。

信立而霸。

權謀立而亡。

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

○慎擇之。

仁人

之所務也。

○白也。挈國以呼禮義而無以害之。

○義言所務皆禮義也。無以害之謂不以它。

事害禮義也。

○盧大弼曰。

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

仁者不為也。

○挈然扶持心國且。

若是其固也。

○盧大弼曰。

正文挈國上元刻有故字。

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

○仁者不為也。挈然扶持心國且。

持之義。

○相去甚遠。觀注又云。落然如石之固。則非以落石訓挈明矣。○挈然扶持心國且。

持之義。

○相去甚遠。觀注又云。落然如石之固。則非以落石訓挈明矣。○挈然扶持心國且。

○相去甚遠。觀注又云。落然如石之固。則非以落石訓挈明矣。○挈然扶持心國且。

持之義。

○相去甚遠。觀注又云。落然如石之固。則非以落石訓挈明矣。○挈然扶持心國且。

持之義。

○相去甚遠。觀注又云。落然如石之固。則非以落石訓挈明矣。○挈然扶持心國且。

○相去甚遠。觀注又云。落然如石之固。則非以落石訓挈明矣。○挈然扶持心國且。

持之義。

○相去甚遠。觀注又云。落然如石之固。則非以落石訓挈明矣。○挈然扶持心國且。

持之義。

○相去甚遠。觀注又云。落然如石之固。則非以落石訓挈明矣。○挈然扶持心國且。

○相去甚遠。觀注又云。落然如石之固。則非以落石訓挈明矣。○挈然扶持心國且。

之者。人則舉義士也。舉皆也。所與為政之人。則皆用義士。謂若伊呂之比者。也。○盧文弨曰。正文首之字。宋本無。元刻有。次下同。之所以為布

陳於國家刑法者。則舉義法也。謂若周穆王訓主之所極然。帥群臣而首鄉之者。則舉義

志也。志意也。主所極信。率群臣歸向之者。則皆義之志。謂不懷不義之意也。一日志記也。舊典之有義者。謂若六經也。○郝懿行曰。極與亟極並同。極亟皆歛疾之意。經典多

通賦篇云。出入甚極。反覆甚極。皆以極為亟也。此極猶云亟亟然耳。王引之曰。之所上

本無主字。此後人不曉大義。而妄加之也。二字故加主字。之猶其也。釋詞及言其所極

然帥羣臣而首嚮之者。則皆義志也。上大之所與之。所以之上。皆無主字。王制篇三言之

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之上。亦無主字。議兵篇為作其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是之與其同

義據楊注。主所極信云。如是則下仰上以義矣。是基定也。○劉台拱曰。此基亦

云。則所見本已有主字。如是則下仰上以義矣。是基定也。仰魚亮反。○劉台拱曰。此基亦

訓極義如皇極之極。不必破為基。又下大國一基明。楊注基亦當為基。基定而國定。國定

索基亦訓極。極猶言標準。王念孫曰。前極謂義。後極謂信也。俱見上大。基定而國定。國定

而天下定。仲尼無置錐之地。誠義乎志意。加義乎身行。仲尼誠能義乎志意。又加之。以義

義行下。孟反。著之言語。以義著於言語。謂濟之日。不隱乎天下。名垂乎後世。以義得濟之日。成

行義既成之後。不隱乎天下。謂極昭明。天下莫能隱匿。今亦以天下之顯諸侯。誠義乎志

之。○先謙案。注以義。鄭本作以善。據宋台州本正。意加義乎法。則度量。著之以政事。案申重之以貴賤。殺生。使襲然。終始猶一也。申亦重也。既為政皆

以義。又申重以賞罰。使相掩襲。無間隙。終始如一也。○王念孫曰。襲然。合一之貌。如是則

周語及淮南天文篇。注並云。襲合也。故曰襲然。終始猶一。楊以襲為相掩襲。未確。如是則

夫名教之部。發於天地之間也。豈不如日月雷霆然矣哉。○但著空言。猶得不隱乎天下。今

若以顯諸侯行義。必如日月雷霆也。○先謙案。部是部之消字。易豐其蔀。虛

注。故也。易舉例大。謂之部。先部而後發。其光愈大。其故愈遠。故曰部發。故曰以國齊

湯以亳。武王以鄘。皆百里之地也。

天下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無完

德雖未至也義雖未濟也霸者亦有德義但未能至

奏矣天下之謂脩理者器有節奏也○
疑與湊同湊會聚也楊注失之王念孫曰奏讀為湊廣雅湊

刑賞已諾信乎天下矣記曰與其有誥責寧

其可要也要約也約不欺也約不欺也也要二堯反要約也政令已陳雖親政令已陳雖親

已定雖和賤不賤其與齊桓許救魯衛不遂

伯讀曰霸。又如字。為諸侯之長曰伯。非本攷攷。

非暴文地理。言其駁雜。非服人之心也。未

略。所向唯在方畧。審勞佚。審以佚待。董蓄積。謹

之敢當相向之也鶴然上下故齊桓晉文楚

天下。疆殆中國。其疆能無事故焉。略信也。是所

國以呼功利。此論權謀者也。提挈一國之人以呼

貪求之也。不務張其義。齊其信。唯利之求。張開○先謙案羣書治要齊作濟。內則不憚詐其民。而求小利焉。謂梁伯好土功。詐其民曰。冠將至之。比外則不憚詐其與。而求大利焉。謂若楚靈王以義討陳。內不脩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有土地貨財也。○王念孫曰。下文言啖啖然常欲人之有。則此大然。則不憚詐其民而衍也。下亦當有啖啖二字。而今本脫之。顧千里曰。內字疑不當有。涉上內。內字是其証矣。入案不下疑亦同。下文當有。好字。蓋上行下脫。如是則臣下百姓莫不以詐心待其上矣。上詐其下。下詐其上。則是上下析也。析如是則敵國輕之。故輕之也。與國疑之。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削。篡之而亡。其極者則滅亡。齊閔薛公是也。薛公孟嘗君田大齊。為五國所伐。皆薛公使然。故同言之也。故用彊齊。非以脩禮義也。非以本政教也。非以一天下也。縣縣常以結引馳外為務。齊閔薛公不脩德政。但使說客引軸馳驚於它國。以權詐為務也。故彊南足以破楚。史記齊閔王三十三年與秦敗楚於重丘。南割楚之淮北也。西足以誣秦。史記閔王二十六年與韓北足以敗燕。○盧大弼曰。此句楊氏無注。脫耳。案史記六國表及田中足以舉宋。閔王三十八年溫舉謂舉其及以燕趙起而攻之。若振槁然。閔王四十年燕秦楚三晉敗我於濟西。振擊國而滅之。及以燕趙起而攻之。若振槁然。閔王四十年燕秦楚三晉敗我於濟西。振擊國及樂毅以諸國攻之。若擊枯葉之易也。而身死國亡。為天下大戮。為天下大戮。辱也。春秋傳曰。古者明王後世言惡。則必稽焉。後世稽考閔王為龜鏡也。是無定故焉。唯其不由禮義。而由權謀也。三者明主之所以謹擇也。而仁人之所以務白也。○盧文弼曰。各本無兩以字及而字。唯宋本有之。下大亦同。案篇首已有此二語。宋本亦無兩以字及而字。至

此及下文乃並有之。以致其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善擇者用霸玉。不善擇者用權謀也。國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為擇所。而後錯之。錯險則危。校所處也。錯讀為措。○謝本從盧錯險則危。無之字。元刻世德堂本同。盧從呂本。紫錯險則危。與塗藏則塞。對大則無之字。者。是也。呂本有之字者。涉上句錯之。而衍先謙。紫王說是。今從錢本。刪之。字。盧王本亦無不可。不善為擇道。然後道之涂。歲則塞。不通也。○王念孫曰。道之行也。故下文云。塗歲則塞。下大何法之道。及道王者之法云云。危塞則亡。所以為之善擇。○盧文弨曰。之字元並與此道字同義。楊皆訓為導。達失之。危塞則亡。刻作王。案此注有脫誤。似當云。所以善為擇彼國錯者。非封馬之謂也。郭嵩燾曰。周禮溝封畿封。鄭注皆訓為界。言非徒畫分疆界。君其國而子其民。遂可以立國也。何法之道。誰子之與也。設問之辭。既非封馬之謂。問以何法導達之。術舍度量。以求一人之識。識天下誰子之識。能足焉也。故道王者之法。與王者之人為之。則亦王道霸者之法。與霸者之人為之。則亦霸道亡國之法。與亡國之人為之。則亦亡之。答辭也。道皆與導同。○王引道云云。是問詞。此文曰。道王者之法云云。是答辭。下大雨設問。答之。緣皆有曰字。則此亦當然。今本曰。作故。則義不可通。此涉下文諸故字。而誤先謙。案則亦王則亦霸。則亦亡。下羣書治要。三者明主之所以謹擇也。而仁人之所以務白也。語者。丁宜之也。故國者重任也。不以積持之。則不立。持之以積久之法。故國者。世所以新者也。是憚憚非變也。憚與坦同。繼世之主。自新耳。此積久之法。坦坦然無變也。隨巢子曰。有陰而遠者。有憚明而功者。杜伯射宣王於畝田。是憚明而功者。據古憚與坦通。○盧文弨曰。案畝田。墨子作圖田。注引隨巢子。憚明以為即坦明之証。則本作憚字無疑。而俗間本兩憚明字。俱作坦明。非也。今並改正。郝懿行曰。憚與坦雖可通。此憚疑憚字之形。譌毛詩檀車憚憚。傳云憚憚。貌與

此義合。故正對新而言。此言國與世俱新。雖或憚憚破壞而非變也。但改玉改行。則仍復
新耳。是以日也。人也。皆不能無變更。而國有厭焉。完固至於千歲者。苟義當然。玉古玉字
也。厭焉。合一之貌。改玉改行也。自是改一玉。則改其所行之事。非法變也。或曰國語。襄王
先謙案。都說是。改玉改行也。謂晉大公子曰。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玉佩玉。行步也。○盧
文弨曰。或說是古玉字本作王。與王字形近。故一朝之日也。一日之人也。然而厭焉。有千
易訛。王念孫曰。羣書治要正作改玉改行。故一朝之日也。一日之人也。然而厭焉。有千
歲之固何也。設問之辭。一朝之日。謂今日之事。明朝不同。言易變也。一日之人。謂今日之
生。未保明日。言壽促也。厭讀為厭。禮記曰。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鄭注
云。閉藏貌。言事之易變。人之壽促。如此何故。有厭然深藏千歲不變。改之法乎。○王念孫
曰。故字亦涉上下文而行。一朝之日云云。是問詞。則不當有故字。明矣。羣書治要無故字。
先謙案。厭焉。猶安然也。說見儒效篇。羣書治要固作國是。曰援夫千歲之信法以持之也。
也。一朝之日。一日之人。而安然有千歲之國。語意緊對。曰援夫千歲之信法以持之也。
安與夫千歲之信士為之也。謂使百世不易。人無百歲之壽。而有千歲之信士。何也。又問
曰。以夫千歲之法自持者。是乃千歲之信士矣。以禮義自持者。則是千歲之士。不
禮義之君子為之。則王與端誠信全之士為之。則霸與權謀傾覆之人為之。則亡。三者明
主之所以謹擇也。而仁人之所以務白也。善擇之者制人。不善擇之者人制之。彼持國者
必不可以獨也。君不可獨治也。然則疆固榮辱在於取相矣。身能相能如是者王。謂若湯伊尹
不能知恐懼而求能者如是者彊。樂毅也。身不能不知恐懼而求能者安。唯便僻左右親
比已者之用如是者危削。謂若楚襄王左州。綦之而亡。宋獻國者巨用之則大。小用之則
小。巨者大。綦大而王。綦小而亡。小巨分流者存。小巨各半如巨用之者。先義而後利。安不
之極也。

卹親疏不卹貴賤。唯誠能之求。夫是之謂巨用之。小用之者。先利而後義。安不卹是非。不治曲直。唯便僻親比已者之用。夫是之謂小用之。巨用之者。若彼。小用之者。若此。小巨分流者。亦一若彼。一若此也。或誠能之求。或親比已者之用。○先謹案虞王本作亦一若彼也。亦一若此也。故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馬而亡。此之謂也。粹全也。若舜舉皋陶。不仁者遠。即巨用之。秦大。而王者也。駁。若厲王專任皇甫尹氏。即秦小而亡者也。

國無禮則不正。禮之所以正國也。譬之猶衡之於輕重也。猶繩墨之於曲直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禮能正國。譬衡所以辨輕重。繩墨所以定方圓也。既錯之。而人莫之能誣也。錯置也。禮記曰。衡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也。○謝本從盧枝作正錯之。盧大弼曰。正錯之。正各本作故。今從宋本。王念孫曰。正錯之。呂錢本皆作既錯之。是也。衡既縣。則不可誣。以輕重。繩墨既陳。則不可誣。以曲直。規矩既設。則不可誣。以方圓。故曰既錯之。而人莫之能誣也。盧謂宋本作正者。為影鈔本所誤。○上鈔本則不可誣。以方圓。故曰既錯之。改從呂錢。詩云。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邨懿行曰。將將。大也。四句皆逸詩。本作既。詩云。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邨懿行曰。將將。大也。四句皆逸詩。正國而即引詩。又申之云。此之謂也。然則此蓋言禮廣大體備。如霜雪之意。蓋如此。楊注月之無不照。臨為禮則禮存而國存。不為禮則禮亡而國亦亡。荀引詩之意。蓋如此。楊注斷上二句為逸詩。則語意不融貫。先謙案成相篇。譏自將將。王為之則存。不為則亡。此之謂也。為禮也。○盧大弼曰。正文不為下。各本有之字。宋本無。但詩考所引有之字。謂也。為禮也。○盧大弼曰。正文不為下。各本有之字。宋本無。但詩考所引有之字。是宋本亦各異也。案無之字者。勝下二句。楊注不以為逸詩。詩考連引之。為是。

國危則無樂君。國安則無憂民。○顧千里曰。民疑當作君。此文憂與樂皆言君不言民也。楊無注。宋本與今本同。蓋皆悞。先謙案顧說是。言人君國

危始憂。安時惟
逐樂深歎之。亂則國危。治則國安。今君人者。急逐樂而緩治國。豈不過甚矣哉。譬之是

由好穀色而恬無耳目也。豈不哀哉。恬安也。安然無耳目。雖好穀色。將何用哉。○盧文弨

誤也。爾雅釋言。覲姑也。釋文引李巡孫炎注。並曰。人面姑然也。是姑然為人面之貌。故詩

何人斯篇。有覲面目。毛傳曰。覲姑也。鄭箋曰。姑然有面目。是其義也。姑無耳目。猶言姑然

無耳目。學者多見。恬少見。姑。因誤。姑為恬。楊注即訓為安然。失之矣。夫人之情。目欲慕色。耳欲慕聲。口欲慕味。鼻欲慕臭。心

欲慕佚。臭氣也。凡氣香亦謂之臭。禮記曰。佩容臭。慕極也。慕或

免也。養五慕者有具。具謂廣大富厚。治無其具。則五慕者不可得而致也。萬乘之國。可謂

廣大富厚矣。加有治辨彊固之道焉。有讀為又。辨分別事。○郝懿行曰。辨古辨字。辨謂備具

為辨。楊云。辨分別事。有讀為又。並非。若是則恬愉無患難矣。○盧文弨曰。然後養五慕之

荀義。先謙案。辨亦治也。說見不苟篇。宋本恬作怡。然後養五慕之

具具也。故百樂者。生於治國者也。憂患者。生於亂國者也。急逐樂而緩治國者。○先謙案

緩作忘。非知樂者也。故明君者。必將先治其國。然後百樂得其中。得於治國之

無者字。急逐樂而緩治國。○王念孫曰。呂本作急逐樂。錢本及元刻世德堂本。急並作荒。盧從呂

荒。故曰荒逐樂。宋監本作急逐樂者。據上文政之也。呂本多從監本。錢本及元刻。則兼從

建本。其作荒逐樂。蓋亦從建本也。羣書治要。正引作荒作樂。先謙案。閻君下。羣書治要有

者字。以上大明君者。例之。此亦常有。故憂患不可勝校也。校必至於身死國亡。然後止也。豈不哀哉。將以為

樂。乃得憂焉。將以為安。乃得危焉。將以為福。乃得死亡焉。豈不哀哉。於乎。君人者。亦可以

若夫貫日而治詳一

差錯也○劉台拱曰王念孫曰一明與貫

朝司與
事農別
篇讀古
辨為字
並別通
作諸宰
別子轉
樂卿稱

別之謠也王逸注離
本而作如據宋台州

事既使百吏官人爲
足以此害人君游燕

道止於道也。向方不

則一天下名配堯禹

事至佚而功謝本從

也。呂本作人主者涉

願得以爲帝王夫是

事者也。人主得使人為

人若人主必躬治小

自稱曰有餘言。兼聽
故得如此。尸子曰。堯

也韓子曰夫為人主

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也。故先王舍己能而因法數。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天子諸侯。○盧

校本作天下。謂天子。一國謂諸侯也。必自為之。然後可。則勞苦耗頓莫甚焉。耗謂精神竭。如是則雖臧獲不肯

與天子易執業。婢謂之獲。或曰取貨謂之臧。擒得謂之獲。皆謂有罪為奴婢者。故周禮其

奴婢。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春。桑。執業。權執事業也。○盧大弔曰。案方言。燕齊作燕之

北郊。又周禮。其奴無婢字。王念孫曰。勢者位也。勢在見傳。成篇所居曰勢。所執曰業。揚以勢

為權勢。失之。則以是縣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為之。之。大。何故必自為之。言力不任之也。

非也。○先謙案。楊解縣天下。為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說也。自勞苦矣。論德使能而官施

之者。聖王之道也。儒之所謹守也。官施。謂建百官施布職事。○先謙案。施用也。官施之者。

布而增戰事二字。以成其義。非也。官義其傳曰。農分田而耕。賣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

富國解藏二篇。揚以官為建百官。亦誤。○郝懿行曰。自此至禮法之大分也。共十二句。本篇下文士大夫分職而聽。聽其建國諸

亦同。唯無傳曰二字。或係省文。或此不皆傳語。未可知也。士大夫分職而聽。聽其建國諸

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摠方而議。摠。領也。議其所摠之政。自快以東。周公主之。自快則天

子共已而已。共。讀為恭。或讀為拱。垂拱而已也。○先謙案。羣書治要而已。作止矣。以下大

義正文。大已字。後人所改。治要又刪一而字。宋台州本作而矣。明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

奪止字。虞王本作而矣。矣無注。或讀以下九字。蓋以意刪改。

莫不治辨。謂若如此也。出若入若。謂內外皆如此也。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禮法之大分也。禮

大分。在任人各百里之地。可以取天下。是不虛其難者。在人主之知之也。所患人主不知

使當其職分也。

下道也。取天下者，非負其土地而從之之謂也。非謂它國負荷其土地，來而從我之謂也。道足以壹人而已矣。其

足以齊壹人，故天下歸之也。彼其人苟壹，則其土地且奚去我而適它？彼國之人苟一於我，則其土地

斯有土地，壹當為一，謂齊一也。此大上作壹故百里之地，其等位爵服足以容天下之賢

士矣。此論百里國取天下之其官職事業足以容天下之能士矣。能士者，循其舊法，擇其

善者而明用之，足以順服好利之人矣。擇舊法之善者而明用之，謂擇務本厚生之

一焉。能士官焉，好利之人服焉。三者具而天下盡無有是外矣。具謂俱為用也。故百里之地足

以竭執矣。竭盡也。有等位爵服官職事業是天下之人，致忠信，著仁義，足以竭人矣。致極

明也。言極忠信明仁義足以先謙案虞王本注無人字是致忠信，著仁義，足以竭人矣。也。著

盡天下之人，謂皆來歸也。兩者合而天下取，諸侯後同者先危。兩者合，謂能詩曰：自西

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一人之謂也。其道足以齊一人，

羿逢門者，善服射者也。逢門即逢蒙，學射於羿。羿逢蒙善射，故射者服之。逢音逢。○盧大

門與蒙一轂之轉耳。漢書藝文志有逢門射法二篇，在兵家諸書，多作逢字。唯孟子揚子

宋以後作逢音薄。江反。郝懿行曰：逢門，定書或作逢蒙。蒙門音轉實一人耳。此及史龜策

傳作逢門。漢藝文志作逢門。逢即逢字之省。古讀逢逢同音。故逢蒙之逢亦讀如逢。廣韻

逢紐有蜂云。又音攀。一字二音是其証矣。服者屈服也。服之本義事也。用也。屈服是其引

伸之。王良造父者，善服馭者也。王良趙蘭子之御，韓子曰：字伯樂造父，聰明君子者，善服

人者也。人服而執從之，人不服而執去之。故王者已於服人矣。王者之功，故人主欲得善

盡此也。

荀子集解 卷七 王霸篇 六 埽葉山房石印

射。射遠中微。則莫若羿逢蒙矣。射及遠中微之物欲得善馭及速至遠。則莫若王良造父矣。欲得

調壹天下。制秦楚。則莫若聰明君子矣。荀卿在齊。楚秦天下強國。故制之者也。○盧大弼曰。者疑是首字。蓋以秦楚天下強國。故首欲制之。

如孟子。子捷秦楚。朝秦楚。亦每以秦楚為言。王念孫曰。呂錢本欲下皆有得字。是也。上文兩言欲得。則此亦當然。元刻以下脫得字。先譚案。謝本從盧校。作欲調壹天下。無得字。今依

王說。從呂錢本增。其用知其簡。用智慮其為事不勞。而功名致大。甚易處而恭可樂也。故明君以

為寶。而愚者以為難。明君以任賢為寶。愚者以任賢為難也。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名為聖王。兼制人。莫

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財物

而制之。重多也。直用反。○盧大弼曰。索正大物字。元刻無。合天下而君之。飲食甚厚。穀樂甚大。臺榭甚高。謝與榭

大弼曰。索說文無榭字。公羊宣十六年。成周宣謝。災書泰誓。釋文云。臺榭本又作榭。郝懿行曰。謝榭古今字也。春秋宣十六年。成周宣謝。左公羊俱作榭。穀梁作榭。釋文云。本或作

謝。今經傳皆改榭為榭矣。唯釋文及此書。猶存榭字。園囿甚廣。臣使諸侯。一天下。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天子之

禮制如是者也。禮之與制。如此其盛。制度以陳。政令以挾。挾。扶讀為。治洽也。官人失要。則死。公侯失

禮。則幽。要。政令之要約也。禮記曰。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也。四方之國。有侈離之德。

則必滅。侈。奢侈離非離皆謂不遵法度。○王念孫曰。楊分侈離為二義。非也。侈亦離也。爾雅曰。侈離也。說文曰。侈離也。作侈者。借字耳。陳說同。又云。穀梁傳四年。傳於是

侈然外齊侯也。鄆氏晉。云。名穀若日月。功績如天地。天下之人。應之如景嚮。○盧大弼曰。景嚮。宋本作

響。古通用。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故人之情。口好味而臭味莫

美焉耳。好穀而穀樂莫大焉。目好色而文章致繁。婦女莫眾焉。形體好佚而安重閒靜莫

愉焉。閒隙也。或讀為開。愉樂也。心好利而穀祿莫厚焉。合天下之所同願。兼而有之。畢牢天下而制之。

若制子孫。畢牢。秦末詳畢。或作畢。言盡牢籠天下也。新序作畢牢。戰國策燕太子丹謂荆軻曰。秦有貪功之心。非盡天下之地。牢海內之王。其意不厭。或曰。畢讀如以。為秦之毒牢。與漢書上梗。韓釜之。韓義同。皆料理幹運之意也。○盧大昭曰。案後漢書馬融傳。畢牢。陵山章懷注云。畢牢。猶半籠也。引此作畢牢。畢俗作畢。亦轉為畢。都總行曰。案干祿字書。畢俗。畢字。蓋畢俗作畢。轉為畢。又復加頭作畢。以別於畢。此正如漢成。畢印大。

作白。下人。人下。羊人。作。下。羊。展。轉。增。為。畢。又。復。加。頭。作。畢。以。別。於。畢。此。正。如。漢。成。畢。印。大。

皆雙穀疊韻字也。馬融傳云。畢牢。陵山章懷注。引此。即作畢字。是已。然攷畢字。由來已久。

曹大家言。畢字。佐禹。顏氏家訓。畢分。澤片。蓋此俗字。起於六朝。以前。正朱有所稱。近鄙別

字者也。畢與宰音義異。而古書亦通用。故此畢字。楊注。引新序。今本作宰。宰又列人苟不

子。望其墮牢。如此書。大畧篇。作畢。如皆其證矣。王念孫曰。此字。因學紀聞。已辯之。人苟不

狂惑。驕陋者。其誰能睹。是而不樂也哉。欲是之主。並肩而存。能建是之士。不世絕。○先謙

絕者。不絕於世也。君道篇。彼或蓄積而得之者。不世絕。與此句法同。千歲而不合何也。曰。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人主則外

賢而偏舉。人臣則爭職而妬賢。是其所以不合之故也。外賢疏賢也。偏舉。人主胡不廣焉。

無卹親疏。無偏貴賤。唯誠能之求。廣焉。開泰貌。或曰。讀為曠。誠能。實能也。○王念孫曰。偏當

與倫字亦相通。言不卹親疏。不論貴賤也。臣道。若是則人臣輕職業讓賢。而安隨其後。○

性急二篇。並云。不卹是非。不論曲直。是其証。王念孫曰。還至。即至也。還起。即起也。漢書治

職謂重賢而輕職也。可言輕職。不可言輕職。業字。蓋涉下文王業而衍。先謙案。羣書治

要後下如是。則舜禹還至。王業還起。董仲舒傳。還至而立有效是也。楊訓。還為復失之功

有矣字。

王霸篇

埽葉山房石印

壹天下名配舜禹物由有可樂如是其美焉者乎。○盧文弨曰元刻無焉字嗚呼君人者亦可以察

若言矣。此之言也楊朱哭衢涂曰此夫過舉踴步而覺跌千里者夫哀哭之。人後於墨子

與墨子弟子禽滑釐辨論其說在愛已不拔一毛以利天下與墨子相反衢涂岐路也秦

俗以兩為衢或曰四達謂之衢覺知也半步曰踴跌差也言此岐路第過舉半步則知差

而哭况跌千里者乎哉甚哀而哭之易曰差以毫釐謬以千里也○郝懿行曰下一夫字

疑當作未形缺而謫來者無也言無有覺知而哀哭之者劉台拱曰覺跌千里言至千里

而後覺其差注似非願千里曰覺疑當讀為較音校孟子音義離婁下告子上盡心下覺

音校凡三見盧學士鍾山札記云云在本書覺有校義一條文選西京賦注引鄧析子賢

愚之相覺若九地之下與重天之顛亦覺義之一證則言此衢涂過舉第半步而其較之

乃差千里明甚楊讀覺如字以覺知為義非也又下文大覺亦讀為較不覺言不較榮安存

三者與辱危亡三者之衢也楊注以不知為義亦非俞樾曰覺當為舉玉篇引穀類曰覺

誤也廣雅釋詁同舉訓誤正與楊注跌訓差其義相近言此岐路第過舉踴步而其較跌

乃至千里故可悲也自覺誤為覺而義不可明矣先謙案衢涂過舉踴步即覺其跌至千

里喻人一念得失可知畢生不必果至千里而後覺其差也下文覺字與此相應不當改

字下夫字上屬為此亦榮辱安危存亡之衢已此其為可哀甚於衢涂也此謂求誠能之士
句諸說皆未當
可哀甚於
衢涂也
嗚呼哀哉君人者千歲而不覺也
不不知求誠能之士
無國而不有治法無國而不有亂法無國而不有賢士無國而不有罷士
國語曰罷士無
昭曰病也無行曰罷周禮以嘉
石平罷民謂平之使善者也
無國而不有悍民無國而不有美俗無
國而不有惡俗兩者並行而國在上偏而國安在下偏而國危
上偏偏行上事也謂治法
愿民多悍民少之類下偏反是○王念孫曰尋繹文義並行下不當有而國二字蓋涉下
文兩而國而行又云國在謂國存也在字不屬下讀下偏與上偏相對下偏上不當有在

字據楊注云。上偏。偏行上事也。謂治法多。亂法少。賢士多。罷士少之類。下偏。反是。則所見本。作下偏。而國危。明甚。後人誤以在上二字。連讀。又於下偏上增在字。而不知與正文注。文皆不合也。余前謂兩者。上一而王。下一而亡。一謂令行也。○先謙案。上一下一。與上上。並行。下衍而國二字。失之。故其法治。其佐賢。其民愿。其俗美。○謝本。從盧校。作其治法。王念孫曰。荀又自釋之矣。楊。故其法治。其佐賢。其民愿。其俗美。○謝本。從盧校。作其治法。王念孫曰。以一為令。行誤。法與亂法對。賢士與罷士對。愿民與悍民對。美俗與惡俗對。此云其法治。其佐賢。其民愿。其俗美。皆承上文而言。則作其法治者是也。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呂錢本。而四民愿。其俗美。皆承上文而言。則作其法治者是也。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呂錢本。而四者齊。夫是之謂上一。如是則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甲兵不勞。而天下服。○盧大弼曰。甲兵元刻。先謙案。宋故湯以毫。武王以鄘。鄘與同。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無它故焉。四者齊也。○齊謂無所闕也。桀紂即序於有天下之執。索為匹夫。而不可得也。即序於有天下之執。謂就王者之次序。為天子也。○王念孫曰。序字義。不可通。序當為厚字之誤也。桀紂厚於有天下之勢。而不得以匹夫。強國篇曰。厚於有天下。是無它故焉。四尼篇曰。桀紂厚於有天下之勢。而不得以匹夫。強國篇曰。厚於有天下。是無它故焉。四之勢。索為匹夫。不可得也。桀紂是也。皆其証。楊望大生義。而曲為之說。是無它故焉。四者並亡也。故百王之法。不同。若是所歸者一也。

上莫不致愛其下。而制之以禮。上之於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有不理者。如豪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故聖王尤愛之。孝經曰。不敢侮於鰥寡。而况於士乎。民故下之親上。歡如父母。可殺而不可使不順。君臣上下貴賤長幼。至于庶人。莫不以是為隆正。○是謂親上也。皆以親上為隆正也。○然後皆內自省。以謹於分。○愛敬其上。故是百

王之所以同也。而禮法之樞要也。是百王之同。用愛民之通而得民也。○盧文弨曰。正大以非也。是百王之所以同。以行大也。上下文皆云。是百王之所同。而禮法之大分也。禮論篇云。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皆言所同。不言所以同。則以為行大明矣。據揚注。言同用愛民之道。則所行以字。然後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六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摠方而議。則天子共已而止矣。○先謙案。以上大証之。當為共已。各本作其已。形近致誤。今從宋台。改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辦。是百王之所同。而禮法之大分也。○亦謂致愛其餘並已。若夫貫日而治平。權物而稱用。○賈日。積日也。使條理平正。權制物使稱於用。稱尺解上也。若夫貫日而治平。權物而稱用。○証反。○軒輊行曰。苟書多言。貫日貫者。穿也。日以為事。如聯絡貫穿此日也。俞樾曰。上大云。若夫貫日而治平。君道篇云。併耳目之樂。而親自貫日而治詳。兩文相同。此文平字疑亦當作詳。蓋段羊為詳。又誤羊為平耳。楊注非。使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宜。以是用挾於萬物。○人徒。謂胥徒。給器用也。皆有等宜。言等差皆得其宜也。挾讀為決。○王念孫曰。常用挾二字。大義不明。用當為周字之誤也。周挾即周決。君道篇曰。先王審禮以方皇周決於天下。禮論篇曰。方皇周挾曲得其次序。楊彼注曰。挾讀為決。市也。言於是禮之中。徘徊周市。尺寸尋丈。莫得不委曲皆得其次序。而不亂。此注亦曰。挾讀為決。則楊本正作周挾明矣。○尺寸尋丈。莫得循乎制度數量。然後行。○盧文弨曰。各本作制。數度量。今從宋本。王念孫曰。作制。數度量。誤耳。禮記。王制。度量數制。鄭注曰。度大尺也。量斗。則是官人使吏之事也。不足數於大君子之前。○官人。列官之人。使吏所使役之吏。數閭閻數也。大君子謂人君也。○先謙案。大君子。稱乎大君子之門哉。大君子即指仲尼。尤其明証。稱數義同。楊注誤。故君人者。立隆政本朝而當。○反。○軒輊行曰。隆政下作。